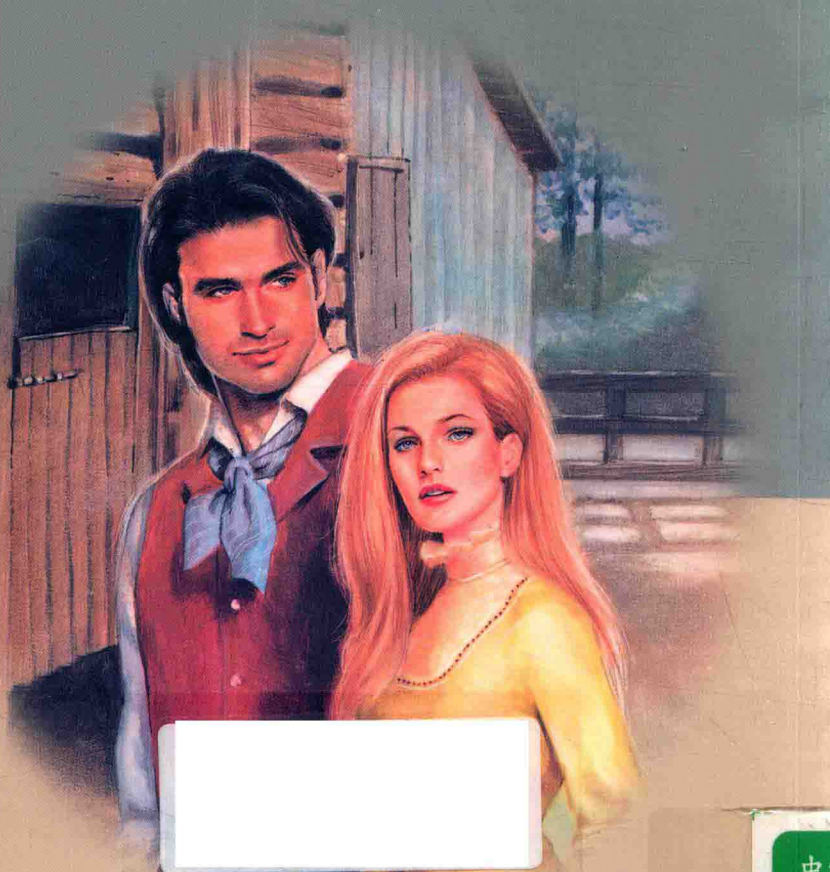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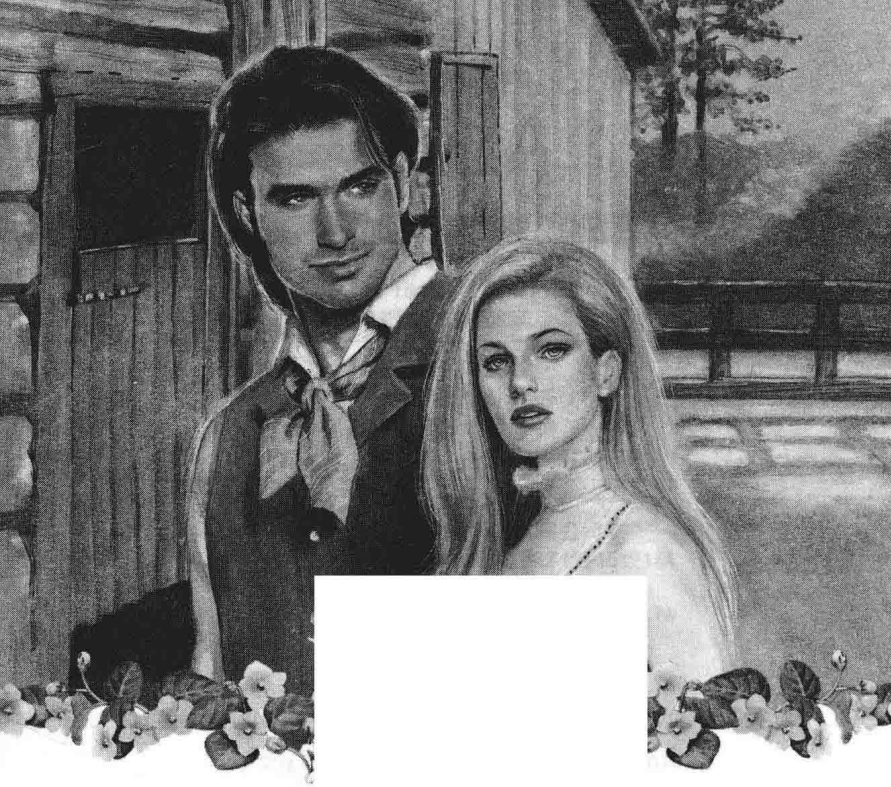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達令

Nobody's Darling



Teresa Medeiros 德瑞莎·麥德羅 著 高瓊宇 譯

中



我的達令

Nobody's Darling

Teresa Medeiros 德瑞莎·麥德羅 著
高瓊宇 譯

浪漫新典 072

我的達令

NOBODY'S DARLING

原著：Teresa Medeiros

譯者：高瓊宇

主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麥發強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子筠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

網址：doghouse.com.tw

E-mail address：master@doghouse.com.tw

電話：(02)2776 5889~0

傳真：(02)2771 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：第一版 1999・10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491-183-7

排版者：林白圖書設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66號10樓

本社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拿大馬尼拉路100-00利加城545320郵區

Tel：02-7472996 Fax：02-7438636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Nobody's Darling

Copyright © 1998 by TERESA MEDEIRO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ANE ROTROSEN AGENCY, LLC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Consulting,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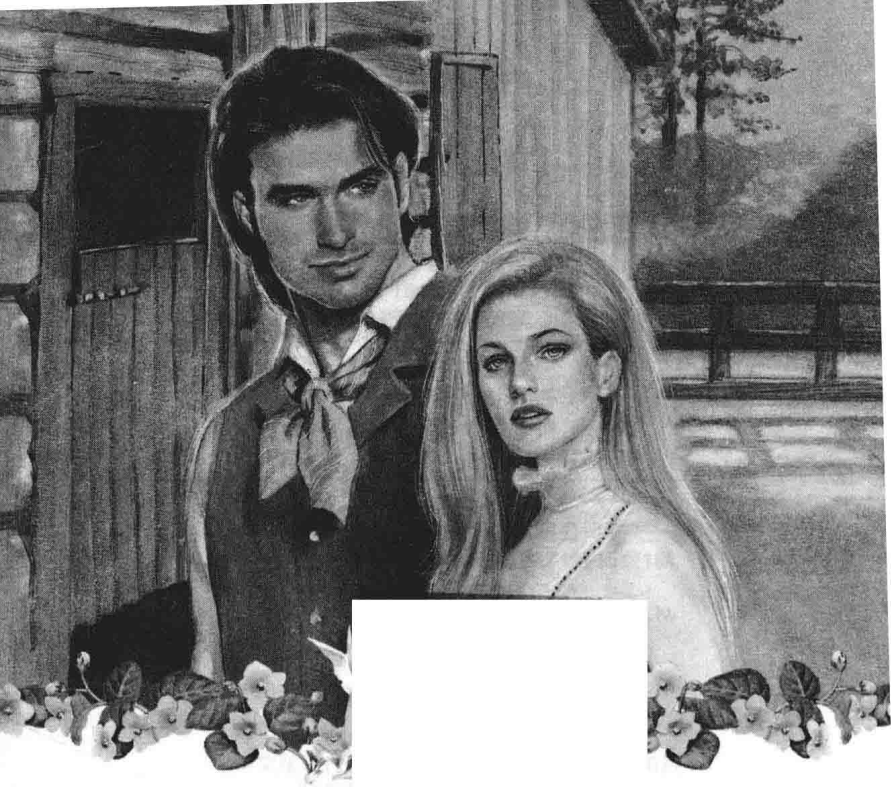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

我的達令

Nobody's Darling

Teresa Medeiros 德瑞莎·麥德羅 著
高瓊宇 譯

浪漫新典 072

我的達令

NOBODY'S DARLING

原著：Teresa Medeiros

譯者：高瓊宇

主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麥發強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子筠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

網址：doghouse.com.tw

E-mail address：master@doghouse.com.tw

電話：(02)2776 5889~0

傳真：(02)2771 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：第一版 1999・10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491-183-7

排版者：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66號10樓

本社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#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：02-7472996 Fax：02-7438636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Nobody's Darling

Copyright © 1998 by TERESA MEDEIRO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ANE ROTROSEN AGENCY, LLC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Consulting, Ltd.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達比利從來不喜歡當個追捕的人，直到那天方玫芮小姐闖進「滾草沙龍」，拿著槍直指他的心臟。誰會料到這個大美人、某個公爵的外孫女，會找上聲名狼藉的賞金獵人。

幸好她的槍法奇差無比，沒有殺死比利，反而僱用他尋找逃家的弟弟。玫芮沒想到這一來會認識滿身跳蚤的短腿獵犬「沙地」、惡名昭彰的達令一族，以及比利那群玩槍的親戚。

比利也未料到自己會跟著玫芮，從銀行搶案到大西部競賽，再到英國的倫敦。他應該拒絕她的提議、抗拒她的魅力；但是他做不到。因為每個男人一生中，都會碰到兩手空空……只剩一顆心的時候……

序幕

一八七八年 倫敦

懷德罕公爵生氣的吼叫聲回響在大廳當中，使全家大亂。兩個雜役驚慌地匆匆穿過相對的門，砰的一聲撞成一團。在地下室的廚房裡，廚娘被嚇了一跳，盤中的鬆餅掉了一地。大廳的女僕則將一只明朝花瓶揮灰塵揮得掉在地上。

懷德罕的僕人從來沒聽見主人如此大聲的說話，以致有半數的人半跑半撞地跑到圖書室門外，緊張不安，門內傳來聲聲的吼叫聲使他們愣在當場。

他們全都不敢闖入公爵閣下的私人領域，直到他那向來沈靜自若的妹妹安妮飛奔下樓，手指正顫抖的繫上睡袍的腰帶。向來梳著整齊的髮髻，如今則披散著幾近腰間。

「老天，波特，」她驚叫一聲。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傭人領班吸吸鼻子，彷彿安妮的問題暗示這些混亂就是他的錯。「我不知道，小姐，我送早餐和報紙進去，還把報紙熨得很平坦，因為公爵喜歡那樣，又摺好餐巾，替他的麥片粥加鹽，然後——」

「我很清楚我哥哥的日常習慣，」安妮啞道。「自從維多莉亞就任女王以來，他就不曾改變過。」

「噉，有一封信，」波特嫌惡地皺皺鼻子。「從美國寄來的。」

安妮臉色發白，室內籠罩著一股無法解釋的沈默。她憂慮地伸手轉動水晶門把，門立刻開了。

僕人們全躲在她後面，顯然是期待主人會中風的趴在波斯地毯上。

安妮從她遮住臉的手指間偷看，不太慈悲地想，萬一公爵真的死了，她身為女主人的第一件事是把這間土耳其式裝潢的家具，可怕的東方面具變成光線明亮的縫紉室。迎面襲來一股重重的菸斗味，使她眼睛掉淚，波特趕緊進去拉開厚重的窗簾。

陽光射進葬禮般的陰沈裡面。眼前驚人的景象讓安妮和僕人全都倒退一步。

他們的主人沒有趴在地上，吐出最後一口氣，七十九歲的老公爵反而氣得脹紅臉，不斷地破口大罵，而且不時氣得咳嗽不已。

安妮伸手摀住驚駭的笑聲，她從來不曾見過哥哥如此生氣。自小他只要稍加暗示，人人都會滿足他的心意，父母以送禮物代替親情，但是對於安妮，兩者皆缺。公爵發現這一群張口結舌的觀眾，心情全無改善，只是在輪椅中傾身向前，揮舞著柺杖，臉色脹得發紫。

警覺取代了安妮心中的笑意，愧疚而驚慌的察覺哥哥真的可能會氣得中風。她責備自己欠缺愛心，匆匆轉向僕人。

「別像一群沒腦袋的羊似的擠在這裡，立刻回到你們的工作崗位，今天的事只要有人敢洩漏一句，立刻開除。」

「是的，小姐。」

僕人盡責地紛紛離開，有些比較大膽的還好奇地扭頭看。

「白蘭地，波特。」安妮命令，匆匆關上房門，走到哥哥身邊，輕輕地拿開哥哥的柺杖。

「怎麼了，瑞奇？」她脫口而出喚他的小名。「什麼可怕的事，把你氣成這個樣子？」

他回答之前，波特將白蘭地放在主人嘴邊，公爵大大喝了一口，又引發一陣咳嗽，波特用力拍他的背。

「該死，傢伙，」他狠狠地瞪領班一眼。「你想害死我？」

波特明智的退向遠遠的角落，安妮微笑地蹲下來，確信哥哥沒事。

他雙眉深鎖地轉向她。「妳瞪著眼睛看什麼，女人？沒見過老人氣瘋了嗎？」

「應該有個好理由，」她反駁，拒絕被他的無禮嚇到。「你要說說看嗎？」

瑞格指向壁爐，他本想將紙團丟進火裡，但是丟不了那麼遠。那團紙更增加他的怒氣。

「是我那個瘋了的外孫女，」他咬牙切齒。「那不可言喻的丫頭會害死我，就像她該死的母親。」

安妮嘆口氣，瑞格鋼鐵般的意志只有一次受到違背，是他摯愛的女兒貝絲，在婚禮上，拋下父親精挑細選的女婿人選和一位最受人輕視的美國人私奔。更甚的是

他還不是一個富有的美國人，而是一個窮作家，一心想當波士頓的記者，方柏克偷了貝絲的芳心，更將瑞格的心挖個大洞。

貝絲向來有音樂天賦，在她私奔之前，室內總是瀰漫著音樂和笑聲，那之後只有空空的回音。

她雖然忠實的每月寫信，一直保證她很幸福，祈求父親寬恕，但是瑞格從未原諒她的背叛。不肯回信，但又小心翼翼的將來信收藏在檀香木的盒子裡。

十三年前的秋天，又來一封信，但不是貝絲的筆跡，而是出於小女孩的手。瑞格面無表情地看過，遞給安妮。

那是貝絲十二歲的女兒來信通知瑞格，她摯愛的雙親雙雙死於霍亂。孩子的筆下沒有一絲自憐，模糊的墨水跡顯示是匆匆掉下而拭去的眼淚，她沒有要求同情她或六歲的弟弟，只是通知外祖父，她會信守母親臨終的心願，每月來信報告狀況。

她同時也潦草地寫道：

我真不明白媽媽為什麼還愛一個又冷酷又不寬恕人的暴君，但是我沒有身分質疑她臨終的心願，只能應允。

女孩大膽的指責使安妮含著淚笑了。

信尾署名方玫芮小姐，信中附著公爵在貝絲十六歲生日給她的銀鎖盒。

無論公開場合或私底下，瑞格從來不提貝絲的死訊，但是從那一天之後，他不會從輪椅中站起來過。

隨後每個月信件不會間斷過，每次接到信，公爵總是粗聲粗氣的批評，但又在牠以為沒人注意到時，急切地撕開封口，但是有時候安妮會溜進來，看到他對外孫女的機智用詞哈哈大笑，一再回味女孩信中勉強掩飾的侮辱。雖然他抵死不會承認，可是公爵顯然越來越欣賞他的外孫女，讚賞她的成功，擔心她的失敗。

不過他的欣賞沒有延及他的外孫。

「像他父親一樣的三流作家，」他咕噥地讀到關於小男孩的成就信函內容。「一文不名的男孩。」

每一封信瑞格都一讀再讀，才收進盒子裡。

安妮心中突然有一股莫名的恐懼，注視壁爐前的紙團。「哦，我的天，玫芮不

會是——」

「死了？不，但是如果實現她那瘋狂的計劃，她就必死無疑。」

安妮瞪了哥哥一眼，拾起紙團，迅速地瀏覽。等她看完時，雙膝發軟，跌坐在火爐前的地上，視而不見地瞪著爐火。

「老天！她究竟在想什麼？一個人橫越大陸，沒有伴護人，去追逐這個……這個——」她重複信中的字眼，渾身不斷地哆嗦。「不要命的惡徒。」

「她根本沒用腦思考！那丫頭就像她母親，心軟、任性，空空的腦袋充滿女性荒謬的突發奇想。」

安妮覺得有必要為從未謀面的外孫女辯護。「我一直覺得玫芮很實際，撐過父母雙亡的劇痛，在家中創立音樂學校，自己都還是小孩就會照顧弟弟。」

瑞格朝她搖搖手。「都怪那個小傢伙，他父親奪走我的貝絲，現在他兒子又危及玫芮。」他有些狼狽，兩人都察覺這是他第一次大聲說出外孫女的名字。

「這封信的日期已經過了兩個月，」安妮提醒。「或許她已經——」

他們四目交接，沒有說出那個念頭。瑞格以一種違反他本性的溫柔，打開手中的銀鎖盒。

安妮知道裡面是什麼，是一張褪色的銀版相片，是一位少女懷中抱著小男孩。男孩笑容燦爛，但是女孩盡職地直視前方，眸中掩不住淡淡的哀傷。

公爵凝視了好幾分鐘才合起來。「波特，我的拐杖。」

「是的，先生。」領班應聲取來主人的拐杖。

安妮以為哥哥會拿拐杖當劍揮舞，卻驚奇到愕然地看見他搖搖晃晃地撐著站起來。波特警覺地跑過去，但是瑞格揮揮手，警告地咆哮著。

安妮退開一步。「你要做什麼？」

她不知不覺地屏住呼吸，看著哥哥幾乎發出嘎嘎聲，挺直僵硬的背脊，灰眉之下的眼睛閃著決心。

這是十三年來他第一次站直身體，再次以手杖擊地強調地說：「親愛的妹妹，我要去美國救我外孫女，離開那個……那個……」

「惡徒？」安妮低語。「匪類？」

瑞格嗤之以鼻，顯示他極度的輕視。「牛仔。」